

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悲情城市」道出了人對身分認同的困難，一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身份，說出了一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sup>1</sup>的無助、無力與無奈。

不幸的是在2000年的時候，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物，卻上演著相同的劇目——「悲情城市」，荒謬的是一個處於「亞洲國際都會」香港的西北新市「鎮」——「天水圍」被標籤為「悲情城市」！<sup>2</sup>難怪有區議員憤怒地在報章指出「如果天水圍真是悲情城市的話，香港又算是什麼的城市？天水圍不是化外之地，她是香港特區的一部分。」<sup>3</sup>

## 停留在腦海內的規劃

究竟天水圍是如何踏上悲情之路呢？只要翻看一些政府資料，你會發現天水圍理應擁有一幅截然不同而又美麗的願景！

根據規劃署的資料<sup>4</sup>，天水圍早期原屬后海灣內灣濕地系統的一部分，後來當地村民在遠地區進行填土工程，闢作魚塘及養鴨場。政府與私人發展商於一九八二年達成協議，計劃把天水圍發展成一個自給自足、以住宅用途為主的新市鎮。

天水圍新市鎮的發展形式，是提供不同房屋發展類別組合，以應付新遷入的人口，並為區內居民提供足夠的休憩用地和社區設施。由於新市鎮十分接近后海灣地區，當局把毗鄰米埔沼澤區的地點闢為濕地公園及自然保育區，讓公眾可在遵守管理當局所訂的措施下前往濕地公園參觀。

在全面發展後，整個元朗區(包括天水圍)將有充足的公共設施、學校及休憩用地供居民使用。私人住宅樓宇佔全區總住宅樓宇比例會由34%增加至45%，而公共住宅樓宇比例則由58%減少至53%。<sup>5</sup>天水圍新市鎮的規劃有兩大原則：

<sup>1</sup> 小秋。〈悲情城市\紀念那個時代、那些人〉。  
www.taiwan123.com.tw/song/movie/movie29.htm。  
<sup>2</sup> 〈縱有康樂設施 無改悲情城市〉。載於太陽報(11/7/2006)。  
<sup>3</sup> 天水圍 VS 「悲情城市」載於文匯報(18/7/2006)。  
<sup>4</sup> 屯門及元朗規劃處(2002)。〈新市鎮小冊子〉。  
<sup>5</sup> 同上。

第一是天水圍南、北部中心地帶各有一個大型公園，住宅圍繞公園興建；第二是設有由天華路/天慈路向西南及西北伸延的「風水里」景觀廊，貫穿整個天水圍新市鎮，將鄉郊和市鎮景觀連在一起。另外，樓宇的密度會由西向東及由南向北遞減，形成特別的視覺景觀。<sup>6</sup>

## 現實的人口發展及情況

現實中的天水圍又是怎樣的呢？根據「2009元朗社區服務策劃研討會」元朗地區資料概覽<sup>7</sup>，2008年天水圍共有有人口299,101人，若按一般分類，以天華路為界，將天水圍分為南北兩部份，則天水圍南人口佔62.8%，共187,823人；天水圍北人口佔37.2%，共111,278人。

再仔細分析人口居住房屋類型，天水圍南有40%人口居於公屋，32%居於私人屋苑，28%居於居屋；天水圍北則有86%人口居於公屋，12%居於居屋，只有8%在私人屋苑居住。由此可見，天水圍南的人口較平均地分佈在不同房屋類型，但天水圍北的人總大部份是居住於公共房屋。整體而言，在天水圍居住於公屋的人口佔57.2%，居屋人口佔22.0%，私人屋苑人口則只佔20.8%，嚴重偏離設計概念。

天水圍的公營租住單位佔所有屋宇的57.2%，相對於全港的31%，超出接近九成；而私人住宅的數目只佔20.8%（不計算居屋），遠較全港的45%少近兩成半，不足全港數字的一半，可見天水圍是公營租住單位的集中地。而在水圍北，公營租住單位與私人住宅的對比更為強烈。

天水圍區公私營房屋的失衡，主要歸咎於政府發展天水圍新市鎮北部的時候，適逢董建華政府推出八萬五的公共房屋政策。技術官員為求達到目標，無視社區的原本規劃，所以天水圍北的公共房屋樓宇高度和密度都遠比南部高，與之前的規劃完全是兩碼子的事。公屋與私人屋苑居民的生活水平通常會有差異，加上為了快些獲得公屋單位而不介意偏遠地區的弱勢人士遷入，其結果是令天水圍(特別是天水圍北)的社區欠缺消費能力，引致百業不興。領匯昂貴的租金令商場街市被連鎖集團壟斷，導致低消費、高物價的不合理現象，令居民叫苦連天。

<sup>6</sup> 〈香港地方〉 www.hk-place.com。

<sup>7</sup>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辦事處。「2009元朗社區服務策劃研討會」元朗地區資料概覽及工作計劃。

天水圍是90後發展的新市鎮，人口十分年輕，以規劃署「2009-2018人口分布推算」報告書估計，2009年天水圍區25歲以下青少年人口佔地區總人口的34.5%，較全港數字25.6%高出8.9%。天水圍的年齡中位數為36.4，較全港年齡中位數40.5低得多，僅略高於全港年齡中位數最低的北大嶼山新市鎮(36.0)。

天水圍的青少年人口百分比，特別是5-9歲、10-14歲、15-19歲及20-24歲這三個年齡組分別佔天水圍區總人口的4.9%、8.2%、9.8%及8.1%，較全港同齡組別的平均數3.9%、5.4%、6.1%及6.9%高出1%至3.7%不等。據明報2008年6月14日的報導，由於天水圍是全港有最多青少年居住的地區，亦同時有最多低收入及綜援家庭，故青少年易受物質引誘而犯罪，成為全港青少年犯罪數字最高的社區。<sup>8</sup>

## 就業難，家庭經濟更難

天水圍區位處本港邊陲，區內就業機會不多，加上一般居民的教育水平較低，僧多粥少，很難於區內找到工作。若要在區外工作，往往需要花費高昂交通費用及很長的交通時間。「社區發展陣線」的調查發現，逾七成天水圍北全職婦女須跨區工作，當中四成人每天上班下班要各花一個小時或以上，四成六的婦女收入少於五千元。<sup>9</sup>

至於家庭收入方面，天水圍每月家庭收入介乎6000元至16000元的數目較香港整體家庭高2-3%，而每月家庭收入超過30000元的家庭數目則較香港整體為少。以2007年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計算，全港住戶月入中位數為\$17,500，元朗區(包括天水圍)住戶月入中位數為\$15,000，平均每戶每月收入較全港平均數少\$2,500(14.3%)。由於元朗市區經濟環境較佳，故若單單考慮天水圍，相信住戶月入中位數會更低。此外，天水圍區內亦有明顯的貧富分野，天水圍南由於有私人屋苑嘉湖山莊，低收入比率是26.6%；在新到港人士及弱勢群體聚居的天水圍北，低收入比率則高達41%，「天南」跟「天北」的貧窮比率相差14.4個百分點！<sup>10</sup>

<sup>8</sup> 〈北區反黑拘38人 最小14歲〉。載於明報(1/4/6/2008)。

<sup>9</sup> 〈港貧窮人口高達123萬〉。載於星島日報(28/9/2009)。

<sup>10</sup> 載於中國日報(19/2/2008)。

根據2009元朗區福利服務策劃研討會資料顯示，截至2008年12月底，天水圍家庭領取綜援的個案數目為14,513宗，佔整個元朗區的51%，當中16.6%為失業人士，10.1%為低收入人士。此外，元朗區入息低於綜援金額的單親家庭有5,031個，其中34.6%的子女年齡在12歲或以上，32.2%的子女年齡在12歲或以下。元朗區的失業人士為全港第二高區域，共13,900人；而無業家庭數目亦為全港第二高，共16,800個，如以地區無業家庭比率計，則為全港之冠，達12.1%。

## 家庭壓力與貧窮

在罪案及家庭暴力方面，元朗區虐待兒童新舉報個案(截至2008年9月)共99宗，連續五年高據全港第一；虐待配偶新舉報個案則有588宗，全港第二。香港小童權益會2007年的調查亦指出，大部份貧窮家庭家長都不懂得管教子女，因而使用「非常手段」，引證了天水圍區虐待兒童較其他地區嚴重的成因及情況。<sup>11</sup> 青少年犯罪方面，10-15歲組別的青少年罪犯共464人，16-20歲組別則有550人，均為全港排名第一；21歲以下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共296人，亦是全港排名第一。

此外，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指出，天水圍區有不少居民為新到港人士，居港10年以下佔區內人口的23%，再加上持雙程證的短期居留人士(大部份是婦女)，他們不單需要適應本地的生活習慣及模式，生活壓力也較內地重，為個人及家庭帶來一定的影響。

從上述種種不同的數據，大家可以看到天水圍原是一個規劃完善、環境優美的新市鎮，但由於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政策失誤、計劃失衡、配套欠缺，變成了一個人口年荷但問題多多的新市鎮，亦因而突顯區內的設施嚴重不足、未能滿足服務需要的問題。2007年的一項調查<sup>12</sup>發現天水圍區內的家長，由於家庭的特殊性、低收入狀況、偏低的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孤單程度，故承受非常巨大的壓力，親職壓力指數高達97.47(滿分為100)，存在很大的危機。香港青年協會在

<sup>11</sup> 載於〈文匯報〉7/10/2007。

<sup>12</sup> 〈天水圍北親職壓力研究報告〉(2007)。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2008年進行的調查亦發現逾三成半婦女精神受到困擾。<sup>13</sup>生活壓力大，但卻缺乏支援，是引發家庭危機的定時炸彈，不同的調查不約而同均指出無論是婦女抑或是男性均欠缺社區支援系統，而男性的壓力甚至比女性更嚴重，不少失業男士均流連在公園及公眾場所。

面對上述各式各樣的問題，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多年來已進行了一連串的補救措施和開展配合社區需要的新服務，以紓緩區內居民的壓力及滿足服務需要。現時天水圍區共有約60個社會服務單位(包括社會福利署服務單位)，提供不同類型的福利服務。過去數年，政府特別透過現已結束的扶貧委員會，安排了一系列的措施，企圖改善本港貧富懸殊的嚴重情況。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2009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香港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34，在全球27個先進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排名第一<sup>14</sup>，弱勢群體若不能獲得適當及到位的支援和機會，跨代貧窮勢必惡化，貧窮一代一代遺傳下去，貧窮家庭的宿命更難打破！

## 為天水圍提供的支援服務

由於天水圍是全港最貧弱的地區之一，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扶貧專責小組曾跟進的53項工作中<sup>15</sup>，很多也針對天水圍的獨特需要或以天水圍作為試點，例如：

1. 「兒童發展基金」以促進弱勢社群兒童較長遠的個人發展；
2. 「走出我天地」計劃為綜援受助青年提供深入援助；
3. 鼓勵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
  - a. 香港賽馬會於天恒邨設立電話投注中心暨義工及培訓中心
  - b. 自2008年起籌辦了九個大型招聘會(截至2009年底)
  - c. 規定屋邨服務提供者聘用某個百分比的本區居民
  - d.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於天水圍設立新的培訓中心

<sup>13</sup> 〈三成半天水圍婦女精神困擾 配衝沖突經濟問題〉。載於香港商報 (27/4/2009)。

<sup>14</sup> 〈貧富懸殊 香港No.1〉。載於頭條日報 (28/10/2009)。

<sup>15</sup>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扶貧專責小組2009年7月13日會議文件(立法會CB(2)2220/08-09(03)號文件)。

- e. 天水圍康樂及社區大樓、天水圍南圖書館暨室內康樂中心即將落成；天水圍北體育中心暨社區會堂亦已動工
- f. 成立了天水圍房屋諮詢及服務隊

4. 44項「伙伴倡自強」社會協作計劃於包括天水圍在內的五個地區推行，創造約1500個職位；
5. 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為應付日常食物開支有困難的家庭提供最多六星期食物援助；
6. 「交通費支援計劃」為合資格人士提供每月上限600元的跨區工作交通津貼；
7. 推出為期三年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先導計劃」。

另外，透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在水水圍進行的二十四項特別計劃，倡導鄰里守望，建構共融社區，服務區域已涵蓋天水圍全部公共屋邨。政府亦已落實天水圍就業土地的發展計劃，在區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此外，非政府機構、居民組織、教會及不同的政治團體也同時在水水圍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為天水圍打氣。詳細資料在此不贅，可參考各機構團體的網頁或資料單張。

在官、商、民的合力合作下，初步有一些令人鼓舞的進展，據立法會文件資料<sup>16</sup>顯示，天水圍的貧窮情況有所改善，低收入家庭的數目在過去兩年減少約10000戶；而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亦逐步由2006年的13000元增至2008年的14000元，初步漸見成效。

## 天水圍居民的生活處境和需要

但是，若要成果得以延續，相信在下列範疇仍需加大力度，才能讓天水圍撥開雲霧見「晴天」。首先是徹底解決區內的就業問題，按劉紹麟及趙永佳(2008)的分析，天水圍區民可按他們的收入及居港年期分為四種處境<sup>17</sup>：

<sup>16</sup>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扶貧專責小組2009年7月13日會議文件(立法會CB(2)2220/08-09(03)號文件)。

<sup>17</sup> 劉紹麟、趙永佳(2009)。〈天水圍與深水埗社區比較研究〉。發表於中央政策組於2009年10月23日主辦〈天水圍之悲情與希望研討會〉。

	居港年期較長	居港年期較短
有較高收入	「無欲」 ◎保持原來人際網絡 ◎經濟大致能自足，未見不滿	「無求」 ◎缺乏人際網絡 ◎經濟大致能自足，未見不滿
低收入	「無援」 ◎保持原來人際網絡 ◎面對尋找工作困難	「無助」 ◎求助無門 ◎經濟不能自足

筆者嘗試以「無欲」、「無求」、「無援」及「無助」來形容不同居民的處境。對於「無欲」及「無求」的居民，他們的生活基本上自給自足，在經濟、人際關係及生活各方面均沒有問題，並未需要特別的協助。反而這個組群是社區內潛在的寶貴資源，如能提供機會鼓勵他們參與社區事務，相信是區內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對於「無援」及「無助」者，他們最需要的是工作權利及機會，香港現正經濟轉型，跟大多數已發展的社會一樣，出現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就正如周永新教授指出：「以基層的收入，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協助，怎樣生活？」<sup>18</sup>由於天水圍問題的徵結在於政府政策設計的失衡，令到天水圍（特別是天水圍北）變成一個以基層或低下階層為主要成分的孤軍新市鎮，故此政府必須先要對症下藥，作出針對性及具遠見的改善，才能扭轉天水圍的局面。

政府自昔日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時開始，一直篤信「給人以魚，不若授人以漁」的哲學。技術官員依據有關的指導原則，對天水圍自然作出相關的規範需要 (Normative Need) 評估，於是一連串的就業培訓、再培訓、招聘會、原區優先就業……等措施便如貫出場。但是，天水圍區內的就業機會根本就是少之又少，就算有亦多是工時長、薪金低的保安員、清潔工、侍應……等低技術工作。跨區工作交通費昂，交通時間長，人工稍高一點的工作又被昂貴的車資抵銷。五、六千元一個月怎能養起一頭家，就是「死嚙死抵」養得起家也沒有時間管教子女，容易引發其他親職問題！

因應天水圍的優美地理環境及人口質素特色，政府應於天水圍積極發展人力需要密集的行业：例如個人服務及護理行業，一方面能吸納大量的婦女勞動力，另一方面政府津貼服務提供的工作條件相對會較好，讓居民在工作之餘有時間兼顧家庭及管教子女，不會顧此失彼，得不償失，否則最終仍是要由社會付出代價。

另外，政府不可，也不能忽視的是天水圍大量的青少年人口陸續成長，將成為尋找工作的適齡人士，看看今天「80後」對政府的訴求，政府必須未雨綢繆，不能夠自建圍牆，漠視今日青少年的意見。記得剛剛在2009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聯合國世界氣候會議的一幅宣傳橫額，說得言簡意賅：「Future Now」（明日在今天）。沒錯，臨時的青年就業計劃解決不了長遠的生涯規劃。今天香港政府可以拿接近700億為香港的未來建造高鐵，為什麼不可以同樣用這筆巨款解決660000個同樣為未來打拚的青少年攻讀一個副學士/學位課程的投資成本呢？我們不要忘記提供教育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責任，特別是低下階層的青少年，透過教育提升自己，是很多人擺脫跨代貧窮困局的不二法門，亦是對抗「下流社會」的最好方法，天水圍眾多教育工作者正在這個艱難方向上貢獻力量，帶來社會階層流動。對於低下階層的莘莘學子，未曾工作已欠下十多廿萬的「學債」，絕對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加上青少年欠缺工作經驗，獲聘的工作又多屬短期合約工作，長遠的工作發展對部份青少年變成天方夜譚。在沙漠教導正在渴死邊緣掙扎的人如何掘井，你不但不會獲得感激，只會徒然增加垂死者的怨恨！

對於「無助」及「無求」者，他們最需要的是建立社交支援網絡及就業機會。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的二十四項計劃<sup>21</sup>多數為期三年，雖然基金特別強調計劃的可持續性，但不得不令人擔憂的是一旦資助終結，有多少個計劃可以延續下去，繼續為居民張羅結網，發揮凹凸互補的效果？正如林萬億(2005)所言，知識誘發(Knowledge-induced)或利益誘發(Profit-induced)都不是發展式的「技術援助」，只有與居民一起工作(work with the people)的成分多於為居民工作(work for the people)，才能成為發展社區的技術，真正解決社區問題。<sup>22</sup>沒有政府的繼續支持，不知道可以持續運作的計劃還有多少個？辛辛苦苦建立的網絡，有多少仍能持續發揮聯繫的功能，會是一個頗大的疑問。

<sup>20</sup> 規劃署 2001。www.pland.gov.hk/pland\_en/bp\_study/comp\_stu/images/plan1\_c.gif。

<sup>21</sup> 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於東華三院「兒童發展基金先導計劃—獅友旅程」開民聽的政研全文(26/4/2009)

<sup>22</sup> 林萬億(2005)。《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頁502-503。

<sup>18</sup> 周永新。〈基層與政府〉。載於《信報》(14/1/2010)。

<sup>19</sup> 規劃署2009。《改善流浮山鄉鎮及鄰近地區研究》。

www.pland.gov.hk/pland\_en/bp\_study/orig\_stu/FouFouShan02/bg\_b5.html。

## 持續發展網絡支援

以天水圍而言，雖然曾經發生過不少家庭悲劇或青少年問題，引發傳媒以致全港的關注，以致被標籤為「悲情城市」，但是，無論是劉紹麟及趙永佳(2008)或丁慧芳(2009)的研究均指出，天水圍的其中一項社會資本是很強的鄰舍關係及同鄉之間的網絡，部份居民透過社區參與，由服務受眾發展成為義工，參與社區組織及融入社區。<sup>23</sup>不少居民已經感受到透過社區參與，有能力去改善自己與社區的生活，為自己、為社區帶來改變。天水圍已有公民社會必須具備的居民參與元素，但公民社會的足夠條件是政府必須聆聽居民的聲音，並作出迅速的回應，否則居民參與的熱情很快又會冷卻下來。無論是政府抑或非政府機構應好好保護這棵公民社會的樹苗，繼續支持它；澆溉它，這樣它在日後才能長大和自立，抵擋無情的風雨。研究歸研究，現實歸現實，家庭悲劇發生一宗也嫌多，特別是將無辜的子女變成犧牲品。

其實，天水圍區內的青少年問題也有同樣的特性，青少年組群建基於鄰舍關係及同鄉網絡，有很強的牽引力，朋輩間的影響比其他的影響力更大，組群的凝聚力及身份認同特別強。現代的青少年，由於身處的家庭背景和社會環境已非常複雜，加上學業的壓力，表現稍遜者很容易便成為失敗者，淪為功利及物質主義社會的「下流」階層。

今天青少年的成長已由「傳統轉變」改為「斷裂轉變」(Coles, 2006)<sup>24</sup>，意謂城市，意謂城市，可悲的其實是整個的香港。我們在經濟金融、通訊科技方面的發展緊指青年人離開學校沒有得到工作或訓練機會，成長後也沒有獨立的機會，更甚者貼世界，爭分奪秒，反應迅速。但是在社會民生、內部發展方面，則顯得遲緩，便成為沒有教育、沒有訓練及沒有工作的「尼特族」，沒有一個被人認同的身更有點失憶。每當聽到類似「擔心東涌成為天水圍翻版」的言論時，心裏總有點分！其實，香港正轉型為知識型社會，只有掌握知識的人才有人頭地的一天，戚戚然，我們似乎遺忘了廿多年前屯門的經驗教訓，天水圍只不過是重蹈屯門區成敗者只佔冰山的一小角！時下青少年生長於物質發達的今天，三觀無憂卻心靈的覆轍。面對「無助」、「無援」的居民組群，政府應透過長線的就業機會及全貧乏，加上欠缺家庭的支持，只能孤獨地摸索人生的目標，其無助與無奈是可以以面的個人支援服務，才能真正解決天水圍居民的「所急」、「所想」！想像的。一旦誤交損友，前途坎坷。

<sup>23</sup> 丁慧芳(2009)。“Mapping the Associational Life in Tin Shui Wai”。發表於中央政策組於2009年10月23日主辦〈天水圍之悲情與希望研討會〉。

<sup>24</sup> 國立編譯館(2006)。〈解讀社會政策〉第IV.2章。〈青年〉。

老生常談的是青年人面對困難的時候，特性是找朋友傾訴或尋求協助。原因是朋友是他們較信任及獲得最多正面回饋的人，縱使未必能解決問題；最少也能獲得認同。要得到年青人的信任，成年人才有介入的機會。最重要的是與青少年保持關係，留有一線，當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自然願意接受成年人的幫助，否則只會徒勞無功，空喊「年青人真自我啊！」

要真正全方位協助青少年成長，特別如天水圍般這個青少年人口眾多的地區，可參考英國 Connexions<sup>25</sup> 的建議，於區內增設服務處提供個人顧問(Personal Advisor) 網絡支援，統籌教育機構、健康/復康機構、司法機構、勞工機構、福利機構及地區團體對青少年可以提供的關顧。雖然青少年初時可能只需要個別範疇的支援，但當信任及關係建立之後，青少年在有其他需要時便能易於啟齒。個人顧問能長時間地伴隨青少年成長，對青少年的成長歷程自然更清楚了解。進一步發展者，就如家庭醫生一樣，個人顧問同時為其他家庭成員擔當支援的角色，成為家庭成員之間、家庭與其他服務、家庭與社區之間的橋樑，這條

的全方位支援才能體現出「綜合服務」的真諦。

## 重塑美景，群策群力

天水圍由最初規劃的美好願景，發展為充斥著家庭慘劇與青少年問題的「悲情城市」，可悲的其實是整個的香港。我們在經濟金融、通訊科技方面的發展緊指青年人離開學校沒有得到工作或訓練機會，成長後也沒有獨立的機會，更甚者貼世界，爭分奪秒，反應迅速。但是在社會民生、內部發展方面，則顯得遲緩，便成為沒有教育、沒有訓練及沒有工作的「尼特族」，沒有一個被人認同的身更有點失憶。每當聽到類似「擔心東涌成為天水圍翻版」的言論時，心裏總有點分！其實，香港正轉型為知識型社會，只有掌握知識的人才有人頭地的一天，戚戚然，我們似乎遺忘了廿多年前屯門的經驗教訓，天水圍只不過是重蹈屯門區成敗者只佔冰山的一小角！時下青少年生長於物質發達的今天，三觀無憂卻心靈的覆轍。面對「無助」、「無援」的居民組群，政府應透過長線的就業機會及全貧乏，加上欠缺家庭的支持，只能孤獨地摸索人生的目標，其無助與無奈是可以以面的個人支援服務，才能真正解決天水圍居民的「所急」、「所想」！想像的。一旦誤交損友，前途坎坷。

幸好，在過去數年，有心的前線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地區團體、教會、義工及社會人士，在區內互相聯繫，組織網絡，調整地區資源，發動居民的互助精神，擴展社區能量。但長遠而言，政府仍應責無旁貸地投入更多資源，對有需要人士(特別是有需要但隱蔽的個人或群組)提供能及早介入的服務，才能令悲情不再，天晴不忌。

<sup>25</sup> 詳情請參考www.connexions-direct.com。